

大家谈人生 家国天下事，社稷一戎衣

钱七虎

2019年1月8日,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主席亲自为我颁发了奖章和证书。这份荣誉和褒奖,不属于我个人,它归功于党和国家对科技人员的热忧关心,归功于社会各界对科技创新的充分尊重。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有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才能有所成就,实现人生价值,才能收获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人生。

1937年,我出生在江苏昆山的一个普通家庭。大哥、大姐学名分别叫世雄、世英,都是希望成为优秀人才的含义。到我5岁上学时,父亲肺结核病重,无暇给我取学名,小名“七虎”便沿用一生。

我的童年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的。听我姐讲,1937年淞沪会战后,日本兵入侵西进。父亲原在昆山老家区公署任职员,为避免锋,举家逃难到上海法租界姑父家,我就出生在逃难的小船上。出生的时候,父亲怕啼哭声引来日本兵,让我母亲死死捂住我的口,差点把我给捂死。

我7岁时,父亲患肺结核病重返回昆山老家,临终前把我叫到床前,留下一句“长大后要干一番事业”的遗言。长大后我才得知,我家的堂号为“敏慎堂”,有“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钱氏家训。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考了全班第一名,受到亲人们的赞扬,也给了我好好学习的动力。为了有更好学习的环境,母亲把我送到上海上学,住在姑父家。那时候,我哥哥也在上海读中学,新中国成立前他参加地下学生运动,带回地下学联刊物《文萃》给我看,使我知道了沈崇事件和臧大咬子事件,知道了“反饥饿、反内战”。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充满革命和建设的激情。在上海中学,党团活跃,政治思想教育深入。印象特别深的是,李白烈士(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夫人袁慧英女士在我们中学所作的回忆烈士生平事迹的报告,以及苏联女英雄卓娅和其弟弟舒拉's

母亲所作的两个英雄事迹的报告。这些为国为民献身的英雄烈士榜样的教育,打下了我人生观的基础。那时候,我还阅读了《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等大量的革命读物。特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一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些感人至深的语言,今天读起来仍然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1954年,我高中毕业时,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一开始校团委书记找我谈话,通知学校要选送我到苏联留学。可不久,校团委书记又找我谈话,说新成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要在中学招收优秀毕业生,组织上要保送我到哈军工学习,因为我国急需培养军事工程人才。

进入哈军工后,要填报志愿。因工程兵工程系跟黄土、铁铲打交道,当时报考这个系的人并不多。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大局的需要,我是班长,带头选择了工程兵工程系,从那时起就与防护工程结了缘。

哈尔滨松花江畔很漂亮,特别是冬天的雪景很美。但我一次都没去看过,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因为表现积极,我在本科一年级18岁那年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本科五年,我年年被评为优秀学员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也成了全年级唯一的全优毕业生。

大学毕业后,我被组织选派到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继续深造。出国留学前,老红军、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对我讲,我们中国还有农民吃不饱,你们一个留学生要多少金条给你们?我深知,我的成长全靠党和国家的培养,没有党我不可能留学深造。四年留学,除了莫斯科哪儿都没有去,津贴有剩余也全用来买专业书

籍!最终获得了工学副博士学位。

在苏联留学中期,老红军、哈军工工程兵工程系原主唐凯给我介绍了对象。我回国时,我的对象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工作,我则被分配在了北京工程兵科研设计院。但是,等我休假回京后,工程兵干部部又找我谈话,说原哈军工分院建院,以工程兵工程系为基础在西安成立了工程兵工程学院,新建学院急需人才,希望我到西安工作。

如果去西安,我就面临刚结婚就要两地分居的窘境。当时我们婚姻介绍人唐凯已调任工程兵副司令,找他帮忙争取留在北京还是可能的,但我和我爱人没有这样想这样做,因为我们深知自己是党员,必须听党话、跟党走,坚决服从国家安排。于是我二话不说,马上去西安报到。一个多月后,利用在北京参加国家防护工程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的机会匆匆完成了婚礼。从那时起,我和爱人两地分居16年。

作为一名军队科技工作者,向战为战、强军报国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面临严峻的核威胁。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二次反击就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 and 战略武器装备,靠什么?靠防护工程。从那时起,为祖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就成了我毕生的追求。

我奉命进行某飞机洞库门设计。为了获得准确的实验数据,我赶赴核爆试验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和收集数据。在现场发现,虽然核爆后的飞机洞库钢结构防护门没有被炸毁,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防护门出现严重变形,致使无法开启。门打不开,飞机出不来,就无法反击敌人。原因是飞机洞库门设计采用了简单的手算方式,计算精度差。为了提高计算精度,我率先学习引入世界上刚兴起的有限元计算理论,学习计算机编程语言,在大型电子计算机上进行分析和计算,设计出了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能抵抗核爆炸冲击波的机库

大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钻地炸弹、钻地核弹,大幅提高的钻地深度和破坏威力,对防护工程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我带领团队刻苦钻研和攻关,提出了建设深深地超高抗力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并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抗钻地常规武器和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选址、安全埋深、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抗爆结构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实现了防护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有矛必有盾。如果说进攻性导弹、炮弹是军事斗争中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一面坚固的“盾”。“矛”与“盾”总是在攻防对抗的进程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我和团队时刻跟踪新型进攻武器的发展,只要是进攻性武器这个“矛”发展一步,就琢磨和研究让我们的“盾”如何更坚固一层。从核空爆到核触地爆再到核钻地爆,从普通爆炸弹到钻地弹,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研究,我们攻克了一个个难关、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我国战略工程装上了“金钟罩”。

大国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上,更体现在综合国力上。作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既要关注如何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安全,也要关心如何提升综合国力、谋求人民幸福。1992年初,珠海特区建设机场,要炸平一座山,爆破总量1085万立方米,要求一次性爆破成功,一半的土石方定向落入大海,而且要确保邻近1000米内的两处村庄安全。我带领团队六下珠海,与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和施工环节,当年12月成功实施爆破,创造了世界爆破史上的新纪录。

这些年,我还在长江隧道、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深中通道、能源地下储备、核废物深深地质处置等方面,贡献了我的学识和才智。在我心中,这都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所系,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幸福所在。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党和国家给了800万元奖金,我全部捐

出,主要资助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学生。后来,江苏省又配套奖励800万元,我捐出100万设立了“钱七虎奖学金”用于奖励年轻科研人员,拿出50万捐给了我的母校——上海中学,剩余650万全部捐给了武汉,用于抗击新冠疫情。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他们把生命都献给了党和国家,我还有什么不能贡献的呢?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能尽一份力量,跟党走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是一件有意义而又幸福的事。

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当然也包括周围困难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早在家乡设立了“瑾晖”基金。“瑾”“晖”二字分别取自我母亲和爱人的名字。母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勤劳善良,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她常教导我“人不能光想着自己好”。将基金的名称定为“瑾晖”,既为了纪念我的母亲,也为了感激妻子的全力支持和默默付出。

如今,资助的很多学生都已长大成人,事业有成,他们经常给我写信,来看望我,我感到很欣慰。我还常常在梦里见到母亲,每每想到母亲会为我取得了一些成就、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帮助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时,我的内心就会感到无比幸福。

家国天下事,社稷一戎衣。我已经89周岁了,虽然已经退休,但我是一名近70年党龄的科学家,始终遵循“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教导,也觉得自已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想做、能做。一路走来,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我深刻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也不会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始终牢记自己在1956年3月2日的人党志愿书上写到的,“把终身献给国防建设事业”“政治上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更大的力量”。在有生之年,我将继续在防护工程领域潜心研究,带好学生、培养人才,关心团队建设,为国家铸就钢铁强盾。

有一种东西,作家终其一生都在使用,却未必能够说清它从哪里来。那不是语言,不是技巧,甚至不是所谓的才华,而是一套最初感知世界的方式。什么样的细节值得停驻,怎样的气氛令人心悸,哪种失去让人难以释怀……若要追问它的来处,答案往往是相同的,那就是:童年。

吴翔宇

『童年』的文学价值

以为作家写童年不过是在调侃记忆中的人与事,那是一种过于简单的理解。童年留给写作者的,是比素材更根本的东西,是一套最初感知世界的方式。学语言的人都知道,母语不只是一种工具,它是一个人思维的最深结构,即便后来掌握了多种语言,母语的语法仍在暗中参与一切表达。童年之于作家,正如母语之于人。

马塞尔·普鲁斯特用一块玛德莱娜蛋糕打开了通往童年的门。这个细节常被用来谈论记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更深层的意味。触发记忆的,不是重大事件,而是一块小小的蛋糕。它的味道,它的质地,它与某个冬日午后气息之间的联系,都成为文学森林中可视、可感的存在。真正被童年塑造的那部分感知,往往是细小的、感官性的,甚至不被理性归纳的。正是这一部分,后来成了文学的命脉所在。

萧红幼年丧母,父亲冷漠,童年的温情来自祖父。祖父教她念诗,带她在园子里玩耍。这段经历在《呼兰河传》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但更重要的是那些具体的情节,而是由此形成的一种感知倾向:对弱小生命的格外敏感,对无常与消逝的习惯性凝视,对温暖事物总带着一丝预先的哀愁。这种倾向贯穿了她全部的写作,使她的文字在明亮处透着忧郁,在叙述日常时隐含着挽歌的调子。那是童年在她身体里留下的感知方式,写作不过是它自然的流露。

再如沈从文,他在《从文自传》里写了幼时逃学,游荡于湘西山水之间的日子,笔触轻盈,带有一种无忧的野性。那些在山野中度过的童年时光,后来化作《边城》里翠翠守渡船的身影,化作白塔、黄狗,化作一条叫沱江的河流在文字里永恒流淌。童年的湘西,不仅给了他素材,更给了他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方式。

当然,童年的语法并非总是温柔的馈赠。它也可以是重压,是难以挣脱的阴影。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是文学研究谈论最多的心理原型之一。那个庞大、强悍、令人窒息的父亲,在卡夫卡的成长岁月里投下了漫长的阴影,也在他的写作里留下了同样漫长的回响。城堡无从抵达,审判无端降临,变形悄然发生。这些意象背后,是一个孩子在压力面前所习得的那套感知世界的方式。

童年并非总是文学的灵药。文学中的童年,需要作家有双重的眼光。一只眼是孩子的,保持好奇与感动;另一只眼是成人的,能够反省与辨别。这两只眼同时睁开,才能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东西。童年与文学的关系,远比“取材”二字所能概括的复杂得多。它影响作家的眼睛在哪里停留,句子在哪里转弯。一个作家能够刻意改变自己的题材、风格、立场,却很难真正更换最初的感知方式。童年之于作家,是矿藏,也是镜子。它埋藏在文字的深处,有时以一个细节的形式浮现。某束光线、某种声音、某个一闪而过的表情,不一定总是温暖的,但它一定是真实的。

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的共鸣,有时并不来自情节或境遇的相近,而来自更深处的某种辨认。辨认出他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与自己童年里某段未被说出的经验,发生了隐秘的呼应。那是一种无法完全用语言解释的契合。好的文学,往往能让读者在字里行间重新找回自己的童年。



也许,李翠利骨子里就是个向往远方的诗人。2005年,她在村里开了家小卖部,2008年开始写下一些内心涌出的诗句,忙中偷闲写的诗竟有百余首。然而,2008年秋天村里的那场外来演出,突然让她意识到,青青麦苗样的孩子们才是自己的诗行,自己的远方就在眼前。

那场演出像钢钉直刺李翠利的内心。看到低俗演出被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模仿,她内心的震撼前所未有,演出中途就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

“孩子就像急需浇水施肥打虫的麦苗,不能由着性子长成啥啥啥,更不能看着吃啥吃啥不问不管。”夜不能寐后,李翠利想到了阅读,用知识的泉水浇灌“麦苗”以增加抵抗力。可书从哪里来?她搜罗了家里所有书籍,一共200多本。然后把摆满书籍的书架放在自家小卖部的最显眼处,上写——“微光书苑 免费借阅”。

书有了,可没孩子来读。村里有人怀疑李翠利把赚钱的白酒货架让给书架,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李翠利是“有问题”,她想的问题是,孩子们为啥不来?终于想出“甜蜜有奖读书法”,来微光书苑阅读的孩子都有糖吃,读得好的还有铅笔、笔记本等小奖品。孩子们来了,开始为吃糖,读着读着便爱上阅读。孩子们自己读,还带家里大人来借,李翠利如看到柳芽露头、麦苗返青一样欢喜。

来的孩子越来越多,可适合的读物却不多。李翠利就去废品站买书,去书摊购低价书,蹬着自己小卖部的三轮车走街串巷买旧书。她还在网上发帖募集图书,联系文化人和文化单位捐书,当然也自己出钱买了不少孩子们喜欢的书,这项就陆续投入10万余元。

只要开动脑筋,总有办法。李翠利以微光书苑为依托,以小奖品开路,开办“女性课堂”吸引村里女同胞,举办小小演讲家、科学小实验、旧物改造、老幼互助等各类活动,让村民与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越来越浓。书苑的微光,不仅种进孩子的心田,也照亮了大人的心灵。

农家妇女李翠利的诗行

李长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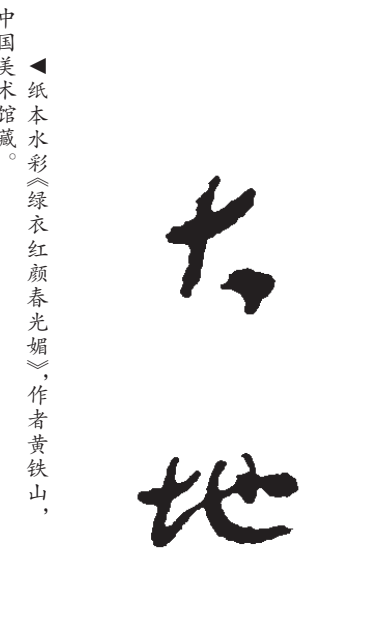
我在丙午之春来到河南内黄县马家乡李石村。李翠利的小卖部窗外一个4层报刊架上,放着20多种新的报纸杂志,贴着“可取走不用归还”的告示。穿过琳琅满目的货架进入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10多把椅子围着一张长桌,还有摆起来的凳子,满打满算可坐三四十人,靠墙的4个大书架上图书有数千本。这是现在的微光书苑。

翻看一沓笔记本,稚嫩的笔迹记下周日孩子们读书分享会的体会。“3月29日李勉:今天,我选了一本《神探阿凡提》。虽然我只看了一章,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看,很感兴趣。他办案非常细节,我很喜欢他的风格,我觉得我能看下去,因为我比较喜欢冒险和办案类的书……”“3月29日李阔:我选的是历史书,名字是《康熙皇帝传》,我对历史感兴趣……”

“微光书苑已经走过18年,最早来这里阅读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吧?”

“他们都出去闯天下了。除夕回村,初五又走了。我们专门办了一个活动,让走出去的孩子与现在的孩子开个读书分享会,当年看过外来演出的孩子也在,比如河师大毕业于深圳工作的李腾腾,我家上大三和大的儿子、闺女……”李翠利爽利地回答。

如今的李翠利,已是“乡村振兴十大阅读推广人”。上个月,她刚在北京参加完全国两会回来,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建议加强乡村振兴文化建设中的人才培养。她还带到北京一幅自己的画作,画上是村庄上的微光书苑。我想,忙碌的李翠利也许已无暇写诗了,但画上的微光书苑,不就是她这些年呕心沥血为乡村文化建设而作的动人诗篇吗?在这里阅读的—茬茬孩子,就是她用心血浇灌出的累累麦穗般的金色诗行。李翠利一定盼望着,滚滚的麦浪向远方澎湃。



夜晚

李 岩

恢宏的林涛声远去
夜晚 森林静谧
小松鼠在假寐
从树的胸怀里
跳下昆虫的灵魂
那黄的紫的灵光
又回归,各自的巢穴……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程 红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
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